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一

紀行

古詩四十首

北征

洙曰後漢班彪更始時避北涼州從長安作此征賦。鮑曰至德二年公自賊窟歸鳳翔詔肅

宗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爾年難安孺弱至賊死者有墨制許自省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徙步至三川迎妻子故有是詩。蘇曰此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忙問家室

蘇曰胡混自金陵歸永安蒼忙下馬問里人曰家室何在。趙曰皇帝言肅宗也二載言至德二載也自鳳翔歸鄜州此之謂北征

也蒼忙荒寂之兒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

許歸蓬華

洙曰時房琯得罪南上言琯罪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南谿因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射帝

不省錄詔放南歸鄜省家。修可曰拜洙曰辭詣闕下。洙曰傳長虞詩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飢。拜洙曰辭詣闕下一云

閣門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安忍君有遺失炎曰言諫免趙曰甫

不忍輕去其君恐君又有過舉而欲諫諍之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

未已臣甫憤所切

洙曰東胡祿山也憤其亂也○趙曰指言安慶緒也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慶緒已

殺其父祿山而襲偽位矣

揮涕戀行在

炎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

道途猶恍惚

言心憂也

乾坤含瘡痍

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

蕭瑟

洙曰靡靡猶遲遲也詩行邁靡靡蕭瑟言人皆避亂無留居也

所遇多被傷呻吟更

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

洙曰時肅宗在鳳翔

前登寒山重

屢得飲馬窟

洙曰古樂府有飲馬寒山窟行

郊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

鄭曰潏以律切○洙曰邠州古豳國昔公劉據豳其地開元十三年改豳州爲邠周禮雍州川曰涇水

猛虎立我

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

洙曰一作帶

古車轍青雲

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鎖細羅生雜橡栗

鄭曰橡餘

兩切櫟實也

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

曾曰玉曰若截肪黃如燕栗赤若丹砂黑如點

漆文齊有體以賢

若飛蓬霜如點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漆文齊有體以賢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漆文齊有體以賢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漆文齊有體以賢

漆文齊有體以賢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漆文齊有體以賢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漆文齊有體以賢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漆文齊有體以賢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漆文齊有體以賢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漆文齊有體以賢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漆文齊有體以賢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老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蔡曰董先慟哭松聲迴

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而啼

垢膩脚不襪蘇曰徐貴妃幼時隱於麻人家蒲身垢膩短衣

○修可曰元任期被彈詩云窮困多垢膩

牀頭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

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魯曰天吳水神也○修可曰木玄虛

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爲水伯虎身入面八手八足八尾青黃也

及紫鳳修可曰山海經云朝

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趙曰天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

顛倒在短修可曰襦修可曰

謂童豎所著之襦褐毛布也○定功曰淮南子載籀賦餘牛歌曰短褐短衣適上軒

老夫情懷惡嘔泄

卧數日洙曰二休數日卧嘔泄○蘇曰邵平不喜聞是非

名利事輔間即甚惡數日嘔泄古詩是非添嘔泄

無洙曰一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稠稍羅

無洙曰一

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粧隨手

抹移時施朱鈿狼藉畫眉闊

朱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著粉則太白施朱

則太赤

生還對童稚

蘇曰郭收吾幸生還故鄉善對幼稚雖死心亦足矣

似欲忘飢渴

問事競挽鬢

蘇曰林詰自回中還鄉兒童輩皆問事爭挽鬢鬢。定功曰曹子建時謝安挽其鬢曰使君於

此不

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

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

朱曰僖二十四年傳藏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

外敢不奔問官守

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氣

朱曰一作妖氣豁

蘇曰張子房曰幾日妖氣開豁天宇明靜

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

朱曰一作胡紇唐書

回鶻列傳云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救勒訛爲臧勤臣於突厥至肅宗幸紇復叛去自稱回紇回鶻言勇鷙隨鶻

然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

蘇曰張籍曰西蕃人俗喜馳馬

送兵五

千人

朱曰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

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

勇決所用皆雁鴈騰破敵過

宋曰一作如

箭疾

宋曰回紇至隋曰韋其其人曉

圖初無首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

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趙曰言主上雖

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爲害所以氣欲奪也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

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

趙曰此正時議以爲國家有恢復中原之理官軍深入自足破賊不

必專用回紇兵也

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

昊天積霜露正氣

有肅殺禍轉云胡歲勢成擒胡月

宋曰隋長孫晟傳曰臣夜望磧北有赤氣長百

餘里如雨下垂按兵書名酒血欲吸匈奴宜在今日

胡命其能以

宋曰史思明傳優相謂曰胡命盡矣

皇

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

定功曰酉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則不能動

故世言乖者爲狼狽○鄭曰狽博蓋切狼相負而行曰狼狽

事與古先別姦臣競殖醢

鄭曰茹鱗魚切○宋曰祿山長反亦國忠媒娼之

同惡隨蕩折不聞夏殷衰中自

誅褒姒

鄭曰如當高反○宋曰褒姒妲己也此言謀楊貴妃也○鮑曰魏泰云唐人諷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繼者劉白

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天姬白樂天曰大軍不發無柰何
苑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
不曉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礼老杜則不然此征詩曰處昔恨俱初
事與古先別姦臣竟敢臨同惡隨蕩斬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
乃明皇監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與焉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周宣王漢

桓桓陳將軍

洙曰陳將軍云禮也首謀誅貴妃國忠者

伏鉞奮忠烈

蘇曰漢黜伏鉞宣風奮於忠烈

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定功曰孫楚爲石仲容與孫楚

書曰愛民恬國道家所尚又齊高帝手敕

王廣之子珍國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

淒涼大同殷寂寞

洙曰司馬相如曰建翠華之旗

白獸闕

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

都人望翠華

洙曰司馬相如曰建翠華之旗

氣向金闕

蒼舒曰右按神異經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關

固有神掃洒數不銖煌煌太宗

子所葬之地

業樹立其宏達

徒步歸行

彥輔曰贈李特進自鳳翔赴許州途經鄆州作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

洙曰天下英雄惟操與使君○趙曰

晉石苞遷司馬景帝中護軍而帝問苞好色薄行以責景帝景帝答曰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

國之社稷今

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

趙曰魏賀我執翰筆文泰曰

鳳

翔千官且飽飫

洙曰言公私窘迫且飽而巴未能輕肥

衣馬不復能輕肥

曾曰語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青袍朝士最困者

白頭拾遺徒

步歸

洙曰甫謁上於鳳翔受左拾遺○曾曰史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人生交契無老少論

交何必先同調

洙曰一作論心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妻子山中哭向天

須公檣上追風驃

洙曰梁邵陵王啓連翩絕景凌若追風○修可曰崔豹古今注始皇七馬一曰追風

廣韻曰馬黃白色曰驃○師曰追風驃言李公有驃騎疾可追風逐電甫欲就之一借驃馬槽也

彭衙行

注遺江縣西北有彭衙○魯曰馮翊郡合陽

縣西有彭衙城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

顏曰書五子之教顏厚拙詩云顏之厚矣蓋愧之精見於面

貌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

參差谷鳥吟

作鳴

不見遊子還

前年秋七月避賊次年春尚不得還故有此句

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

其口

蘇曰王莽五歲語充乘父問之急掩其口抱於懷中

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

事

鄭曰強巨兩切

故索苦李餐

蘇曰時賊方收錄衣冠汚以為命而避難者方銷晦声跡故託言女

帝而恐虎狼聞也

一句半雷雨泥濘相攀牽

鄭曰濘乃泥切既

無禦雨

宋曰一

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

宋曰一契闊

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猴糧

宋曰擊鼓死生契闊契闊勸苦也公劉西秦熊糧

卑

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家窪

鳥爪

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

宋曰陸士衡文

高義專雲天同家窪廬子閑皆地名也故人故延客已曛黑

舊之人也高義言其恩義高遠比說孫宰也

沐曰曛黑薄暮也謝靈運詩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剪

夜聽極屋闌朝遊窮曛黑

紙招我兔沐曰宋玉爲屈原招兔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沐曰

之墮闌干衆多兒趙曰談藪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

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闌干闌干淚不闌之貌衆

雛爛熳睡師曰衆雛指南喚起雲盤餐彥輔曰信公二十二年晉公子重耳

過曹曹大夫僖負羈饋饌盤食實壁焉公子受食返壁趙曰爛

熳言插之熟也盧仝亦云鶯花爛熳君不來皆其多而熟也誓

將與夫子永結爲弟兄遂空所坐堂堂安居奉我歡日

惟孫宰尚義以所坐之堂而能我兄復以盤餐禮之加誰肯艱

恤故甫誓與之結爲兄弟示其親愛之誠不相忘也

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鄭曰胡官切何

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趙曰胡羯之患蓋指言安慶結蓋

既陷賊而脫身達行在故

寄此詩感其恩懷其人矣

發秦州

洙曰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十二首

我衰更癯拙

鄭曰癯魯卑切

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

洙曰詩

土。修可曰莊子云吾無糧我無食。師曰同谷在京之南不經殘破故云樂土。

無衣思南州

洙曰詩

裸壤重繒注不衣國也謝靈運詩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趙曰楚辭嘉南州之炎德南州氣暖故思南州。

漢源十

月交

鮑曰店志漢源同谷郡大縣美同谷風土多暄利於貧士非九月十月之交去秦也。

天氣如涼

秋草木未黃落

洙曰月令文○蘇曰長沙十月草木尚未黃落加之蒸濕北人甚不宜風土。

况

聞山水

洙曰一作東

幽栗亭名更佳

洙曰今成州栗亭縣

下有良田

疇充腸多薯蕷

鄭曰上常慈下常慈切。洙曰永和初有採藥於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岩下見一老公

四五年少對敎書告之以飢與之公物如薯蕷後不復飢。田曰陶隱居云著讀數有之樹取食之以充糧圖經云胡閩中出一

種根如芋而淡紫色煎煮食之俱美彼上人呼曰諸音殊山海經云景山北望沙澤多諸蕷音与署讀同郭璞云根似芋可食江南

人呼諸爲儲語有輕重耳其實一種南此之產不同故其形類差別

崖蜜亦易求

蘇曰崖蜜乃櫻桃也陸機

崖蜜珠滿藍王子敬帖云山陰崖蜜味甘嘉得多尤妙本草載石
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高山崑崙石間作之色青赤味小饒食之心
煩其蜂黑色似蚕又木蜜呼爲食蜜懸樹枝作之又土蜜於土中
作之凡蜂作蜜皆須人小使以釀諸花乃得和熟狀似作餠須葉
也掌禹錫云按尋常蜜亦有木中或土中作者此方地燥多在土
中南方地濕多在木中各隨土地所有而生其蜜一也崖蜜則是
一蜂如陶所說出南方崑崙間生縣崖上蜂大如蚕房著蜜則以
長竿刺令蜜出取之多至三四石入藥用勝於凡蜜張華博物
志云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所著曉崑崙石室非攀緣所及惟於山
頂藍蜜自懸挂下遂得採取供覽範令齋夜話載蘇東坡慨覽詩
云待得微甘迴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乃云崖蜜事鬼谷子曰照
夜清瑩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以子美此詩觀之十月間
無櫻桃則崖蜜更無異議也

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

朱曰西湖賦鏡
清流又方舟並

驚僂仰極樂。趙曰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
密竹使徑迷方舟並兩船也爾雅大夫方舟

雖傷旅寓遠

庶遂平生遊

一作傷

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

非本性

蘇曰阮嗣宗頗倦人事應接進退非吾本性。趙曰上
子發過越州見潭壑澄澈清流寫注云山川之美使人

應接
不暇

登臨未銷憂

朱曰王仲宣登樓賦登茲
樓以四望聊暇日以銷憂豁谷無異石

塞田始徵收

鄭曰塞先代切

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目色

隱孤戍

朱曰惘一作惘謝玄暉詩曰隱澗疑空。趙曰何遜詩白團團日隱州烏帝滿城頭烏啼滿城

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朱曰古詩飲馬長城窟

磊落星月高

鄭曰磊落魚蝦切。趙曰古詩兩頭纖纖新月生磊磊落落向曙星

蒼君仁雲霧浮

修可曰硬信詩振翼

歲陰窮蒼茫雲貌同

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師曰言天地雖寬而吾道彰喪若無

所容亦終於此而已矣故曰吾道長悠悠

赤谷

天寒霜雪繁

洙曰正月繁霜。趙曰孔

遊子有所之

李陵遊子暮何之

豈但歲月暮

洙曰古詩涼涼歲又暮又歲月忽已晚沈休文飛光忽我道豈止歲云暮

重來未有期

朱曰古詩會面安可

晨發赤谷亭險艱方

自茲

朱曰任夢昇長發留春

亂石無改轍

洙曰曹子建中塗絕無軌改轍登高

國○趙曰不以亂

石之故而改綴

我車已載脂

朱曰泉水載脂山深苦多

風

朱曰魏文帝古詩行

落日童稚飢

朱曰苦寒行行日悄悄

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

朱曰曹子建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

若飢而村墟尚遠煙火無所追求以造飯舊注非○師曰按地理

志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三秦記之其阪九回上者

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各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

見秦川肝腸斷絕浦蓋上大隴山故云云謂其反也回故也

病轉零落

朱曰一云飄零曹子建零落故鄉不可思

爲高人嗤

朱曰古詩但爲後世嗤○趙曰後僕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

鄭曰縹緲召切縹緲○逢彥曰縹緲

飛揚貌

破形藏堂隍

立之曰山臺如堂皇

壁色立積鐵

徑摩穹蒼蟠

沫曰魏文帝脩條摩蒼天常道立深谷下無意

也古歌黃鵠摩天極高飛

石與厚地

裂脩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

限一作孔

威遲哀壑底

沫曰殺仲文哀壑中虛無○趙曰詩周道倭遲注云歷遠貌而變用威遲字

徒旅慘不悅

沫曰謝靈運徒旅若奔峭顛延年改服飾徒旅首路踟躕險難又隱閑徒旅悲感遲良馬頰

寒長冰橫

魯曰謝靈運石橫水分流

我馬骨正折

鄭曰百熱功○沫曰詩我馬路矣荀子折筋絕

骨

生涯抵孤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

趙口抵者逢抵之抵抵孤

矢則遭用兵之時也飄蓬出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古詩云轉蓬離本根飄飄畏長風

回首

肝肺熱

師曰孤矢言盜賊與也自盜賊竊發以來生涯抵弃不成家計抵弃也肝肺熱言憂則內熱也

鹽井

彥輔曰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

鹵中草木白

沫曰北馬鹵者生塩○脩可曰許慎說文曰鹵鹵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常困於

連句鹵中住連句縣有塩池廣十餘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樂陽縣

青者官鹽煙

蘇曰郭思謫溪

詩話依直

者青鹽煙

官作既有程

朱曰程限也。趙曰陳

川

朱曰前漢吳王

汲井歲楮楮

方將爲圖吐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出確楮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出車日連連

膠漆纏糾連結也。天啓

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

朱曰

言貿易也。斗三百斛

君子慎止足

修可曰老子知足不辱張

小人苦喧聞我何良嘆嗟物理固自然

朱曰一云亦固

利則人爭收之此理

寒硤

鄭曰侯夾切。魯曰

行邁日悄悄

朱曰詩行邁靡靡又憂心

山谷勢多端雲門

轉絕岸積阻霾天寒

鄭曰乘理義皆切。朱曰不雅澤天風

寒峽不可度我實

朱曰一作貪

衣裳單

趙曰更信梅詩

况

當仲冬交

師曰甫自秦至此已十一月故云仲冬交甫於詩皆以年月紀敘後世有所考其行止也不然何以謂之

乎

許史 汧公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

荷父

鄭曰荷何估切負也。味曰侯人詩蒹葭與父。蘇曰劉肅退居嵩嶺恬然自樂謂見姪曰尔事當勉力耕春此生

何望青雲致身彙免荷戈執及其幸亦非細

未敢辭路難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

黃曰身危謂避關輔之讎也

勉強終勞苦

蘇曰陶侃勸強仕宦終亦

勞心若力但歸老田園養此疲亦可矣

神傷山行深

秦曰山行深謂經九回坂頗令人傷神

愁破

崖寺古

穆可曰破除也謂望見法鏡寺可公駐足忽使人愁悶破除也

嬋娟碧鮮淨

吳曰

賦檀栾葉嬋娟玉欄碧鮮謂竹。趙曰碧鮮言竹也竹謂之嬋娟也

蕭緘

寒鐸聚

蘇曰緘子六切又所屬切到也。朱曰歲安秋興賦庭樹戰以飀涼謝靈運初望危綠簾盧子諒城柳芳葉零

寒葉零紛紛華落射庭與陳柯城以敗舊鐸聲各切

回回山根水

朱曰山一作石到公幹回回自昏亂

冉冉

松上雨洩雲蒙清晨

洩曰總都賦窮岫出雲日月恒翳顏延年出雲已慢慢夕雨亦復慢○田

曰洩與出同出猶出也清晨出曹子建詩多使如名都篇雲散景城邑清晨復來還

初日翳復吐

洩曰

景賦翳以將入宋玉賦白日初出曹子建微陰翳陽景曹頌遠寄雲翳陽景

朱薨半光炯

鄭曰薨漢

向切戶牖繁可數

鄭曰色

挂策忘前期

趙曰說全期云

出

洩曰一作高蘿已亭午

洩曰天台賦羲和亭午○定功曰廣雅曰在竹

冥冥子規叫

洩曰子規一名杜宇蜀人以爲望帝云○趙曰谷說云望帝化爲子規

微徑不復取

師曰南嶽小憩此寺

奈聞子規聲起人思鄉况徑陌微窄難以取就一遊於是前邁故云云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

師曰天下山惟南最多甫自秦適同谷長自此之南也

岡

巒相經亘

洩曰虛子詩岡巒挺茂樹

雲水氣參錯

洩曰蕭雲漢評謝朓嶺巒參錯

林迥硤角來天窄

洩曰一作穿

壁面削

謝曰窄側格切

磴西五里

石

鄭曰礪苦笑
反今作溪

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

蘇曰後漢李
尤九曲溪夜

得力士

俯恐坤軸弱

蘇曰張化曰日車轉側義和輿功

翻曰車

地軸也此言落石之聲勢以其聲震天下而日車爲之側其勢可以壓坤而坤軸爲之弱也

鵲魅嘯有風

上月知下明微切○洙曰天台賦始經鵲魅之塗鮑明遠無此賦

水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嘩雨嘯皆見晨趨○蘇曰何遜詩云林間

夕風生萬水鵲魅嘯工部言此

出無正人使鵲魅向風而嘯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龍坂

視吳岳

泰伯曰周孔雍州其鎮曰嶽山丘云吳岳也漢志吳山
在研縣西○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爲西岳

東笑蓮花卑

見蓮華望
忽開注

北知崆峒薄

見崆峒山名也超

然倅壯觀

鄭曰古亂切○洙曰景福殿雖成池之壯觀夫何足
以比歸○趙曰言青陽嶽山起特而起可倅吳岳之

壯觀司馬相如曰
此天下之壯觀也

已謂殷寥廓

鄭曰殷音原○洙曰天台賦
太虛寥廓而無闕嘈子建大

谷何寥廓突兀猶赴人及茲嘆冥冥

洙曰嘆一作欲○趙曰謂
至其赴人之際歎神遊之

冥冥而不
可測也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

鄭曰上刺如下羊忽切濕也
棧士諫切又七限切木道也

朱曰魏分沮洳謂濕之趣故爲沮洳漢高祖
王燒絕殘道師古曰殘即閤也今謂之閤道

不辭辛苦行迫

此短景急

朱曰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

石門雲

朱曰一雷

隘

朱曰一

古鎮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澌

鄭曰色

胡馬屯成皐

朱曰成皐涼陽之間胡馬回紇也○趙曰成
皐皐落之地意言安史之兵其舊以回紇

也是時乾元二年之冬回紇未反不可
妄引也○韋曰胡馬指祿山之兵也

防虞此何及

朱曰言已
後時矣

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朱曰士衛苦故遠
征人摧心悲如何

石龕

熊羆咆我東

鄭曰咆
蒲交切

虎豹號我西

鄭曰號胡刀切○朱曰
魏武帝苦寒行熊羆咆

我蹲虎豹
夾路啼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又啼

蘇曰：虎豹夾路，鬼長嘯，我前我又啼。此山鬼雨前見前。

○蘇曰：揚大年云：俄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金色。空川沸，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肝，得轉被坐鹽之用，拔其受，借其尾既中毒，即斷其尾以斷之，惡其爲身害也。蓋輕捷善緣木，援其之類。○趙曰：我乃公之新將，劉琨扶風歌止曰：腰纏我前，猴戲我劍兩。

自而巳 天寒昏無日 山遠道路迷

宋曰：登高賦：白日忽其將匿，天慘慘而無色。眼賦：白日西逝，倚雲寡色。○蘇曰：梁武帝入黔。

驅車石合龍下

中山遠，林茂，鳥道，軟危，煙霧冥暗，咫尺路迷。

仲冬見虹霓

宋曰：月令：孟冬之月，虹藏不見。○蘇曰：惠帝時，仲冬，虹霓晝見，三日國政頽圯，節令不時諸侯。

弄璋。○趙曰：虹見，非時怪所見也。○師曰：虹陰氣也。孟冬之月，虹不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於陽，有臣侵君之象。

伐竹

者誰子悲謠上

宋曰：作抱。

雲梯

趙曰：雲梯，字起於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

爲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

趙曰：簡使兩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也。梁謂沐州齊謂。

今之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也。故采箭以供官用矣。○蘇曰：蘇口旱。

無日

一作

以充提攜

蘇曰：蘇口旱，以充提攜。○蘇曰：蘇口旱，以充提攜。

日貧者無以獻耶下
空手元提樊故也

奈何漁陽騎

鄭曰奇

颯颯驚風蒸黎

○師曰祿山之亂皆漁陽之士○補曰漁陽騎指言安慶緒之兵也

積草嶺

連峯積長陰

詠曰謂草木陰翳也

白日遞隱見

鄭曰遞待體切更也見形句切○詠

曰言日光映射一有一無也

颯颯林鏗

鄭曰鏗鏘切

慘慘石變狀山分

積草嶺路異明水懸

蘇曰劉安微時爲明水縣吏

旅泊吾道窮

洪曰

曰仲尼曰吾道窮矣

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

諸彦

洪曰江淹金閨諸彦○蘇曰李元休薦沐浴投諸英彦○趙曰屈原有卜居篇諸彦出謝靈運擬謝中詩序有云二

三諸彦舊注所引在後矣

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

趙曰古詩古來

書語絕妙

洪曰王粲云○蘇曰洪約得來書詞語絕妙筆墨道勁無一慘塞埃氣味可愛

遠客驕

深養食廢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洪曰謝靈運相見山阿人薛羅若在眼陸士衡夢歸

眼中人倦曰左太冲詠史詩飲河期滿腹
貴足不顧餘魏文帝詩曰眼中無故人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行青泥中泥濘非一時鄭曰寧版築

勞人功不畏道路

鄭曰一作途

永反將

洙曰一云乃將一云又此

汨沒同

補

公一巨反同版築之人
同汨沒於泥中也

白馬爲鐵驪

洙曰馬青
色曰驪

小兒成老翁

哀猿

鄭曰一
洙曰

透却墜死鹿力所窮

趙曰詩野有死麋故
用之鹿之所以死以

力窮於泥
中走困也

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發同谷縣

鄭曰同州縣名
谷屬饑飲又入蜀此詩以下皆公道起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

洙曰文子曰墨子無
黔突孔子無暖席

况我飢

愚人焉能尚安宅

洙曰聖賢尚不免
此語豈能安宅乎

始來茲山中休駕

喜

洙曰
一作嘉

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大略曰詩父曰
嗟乎季行役

師曰一歲之中凡四行役夏發華州十月離秦州故詩云漢源十月交十一月至成州故云仲冬見虹霓十二月發同谷故云云

忡忡去絕境

饒曰忡忡心變貌

杳杳更遠適停慘

朱曰一作驂

龍潭

雲迴首白崖石

朱曰一作虎崖

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

朱曰一作

江淹樽酒送征人

雖舊情深知

朱曰一云交情無舊深。趙曰公於同谷寓居未久蓋多新交

而惜別之情則如故舊之深遠

窮老多慘戚

夢符曰石陵大計崔公爲延尉復爲廷尉宿客欲至崔公乃

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跡

朱曰

謝靈運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

去住與願違

趙曰出東云

郭景純京華游使客山林隱道棲

仰慙林間翮

朱曰陶潛澤澤出林翮。蘇曰裴率夫主不能如

弗如此物羽翮欲棲出入自得長嘆久之。孝祥曰林間鳥尚得休憩而南奔赴無定居反有礙於林間之翮手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

鄭曰首音符謂命車向西行也

尚想鳳凰村

馬曰依悵不忍去之意

季

冬推乃童

洙曰一作如

稚辛苦赴蜀門

蘇昌曰即蜀門也

南登木皮嶺

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

洙曰前蜀檄流汗相屬。大觀曰漢史汗流浹背。

祁

寒爲之暄

洙曰書冬祁寒

遠岫爭輔佐

洙曰謝玄暉題中列遠岫

千巖自崩

奔

洙曰雪賦瞻山則千崑俱白謝靈運湖島驟回合圻岸屢崩奔

始知五嶽外別有

洙曰一作見

他山尊

趙曰此據其最高而形容之別無它讓意惟工岳言尊字後漢張旭華山碑云山莫尊於岳

仰干

你看塞大明

鄭曰塞悉則切

俯入裂厚坤

師曰自遠岫爭輔佐以下託意巖嶽山不

知君臣之義岫尚左右輔佐此山之尊千巖爲之崩奔如千官奔走以趨王事者也別有他山尊前祠山偕稱帝號大明君道也仰

干塞大明言祿山自高大平犯國紀而掩蔽於君俯裂厚坤言郡縣之地爲祿山所割據也

再聞虎豹聞

洙曰劉安招隱士虎豹聞兮熊羆咆。森曰余燕見孔明日虎豹再聞必有一傷先生何法格之孔明日使三分即無聞矣

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

洙曰我道也

摧折如短轅

洙曰短云

下有冬青林

洙曰今之櫻桃也。鮑曰木名經冬不彫今所在多有之

石上走長根西

崖特秀發煥若靈芝之繁潤聚金碧氣

洙曰蜀都賦金馬馳先而絳影

琅石雖條烈而崔嵬連珠金碧之出必厚鳳舞之便

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

洙曰一作

壘

日擊玄圃存

洙曰玄圃涼風在崑崙中見淮南子又庾肩吾有從皇太子出玄圃詩○炎曰莊子月擊

而道存南史梁簡文自於玄圃講老莊

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通曰蓋以崑崙

之玄圃比木皮嶺也葛仙翁傳曰崑崙一曰玄圃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

洙曰莊子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荀勗曰釋文云險阻道可畏懼者也

渡口

下絕岸

通曰海賦云絕岸千里

羌池上舟楫

鮑曰差初加切○通曰羌緩進之貌起於詩羌池其

羽

杳窅入雲漢

朱曰陸士衡遺卿有入於雲漢

天寒荒野外日暮中

流半

趙曰鵬冠子云中流失解一壺千金

我馬向北嘶

洙曰古詩胡馬嘶北風

山猿飲

相喚水清石礚礚

鮑曰水白

沙白灘漫漫

洙曰九歌石磊磊兮轟轟震

休文歸海
水漫漫

迥作修

然洗愁辛

蘇曰王夷甫得
書洗我愁辛

多病一踈

散

蘇曰發助遊陸軍
山數日多病
無暇來此陣散以釋沈憾之興

高壁抵欽峯

蘇曰一作岑
上去金

臨風

下助針切。趙曰
選詩南山鬱鬱金

洪濤越凌亂

蘇曰曹植之舟越洪
濤惠連清波時凌亂

臨風

獨回首

蘇曰王島臨風長想
英猷時復回首東望

攬轡復三嘆

蘇曰王夷甫曰
然攬轡古詩一

彈再三嘆曹子建欲還絕無還望止幽調。朋曰元帝遣使
然有澄青天下之志。趙曰左傳置食三數孔記一
曰甫曹氏離故志於奔走羈旅是以有危涉澄清之
志奈何時不再見用亦止於再三各嗟傷不得志也

三嘆

然攬轡古詩一

曰甫曹氏離故志於奔走羈旅是以有危涉澄清之
志奈何時不再見用亦止於再三各嗟傷不得志也

水會渡

魯曰一云
水回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

蘇曰冠向中夜
悲愁不得安寢

微月沒已久

崖傾路何難

蘇曰謝靈運崖傾光難
不通如逢泥木去住多難

趙曰程煜頗斷路人

難

大江動我前

蘇曰謝靈運詩
大江流日夜

洶若溟渤寬

蘇曰謝靈運

無端兒到明遠
穿地頗復易

篙師暗理楫

蘇曰篙師暗理
謝靈運理棹還期道諸

詞夢符曰古按左太冲吳都賦楊柳師選自國馬
習海長風仰託雲天有責千里於十陰聊先期而須臾
詞笑輕

波瀾

蘇曰謝朓新戒路上詩吳
兒未習水詞笑欺波瀾

霜濃木石滑風急

作烈

手足寒入舟已千憂

入舟謝靈運

陟巘仍萬盤

詩

嘯○趙曰放陸士衡詩仰陟高山盤

迴眺

作出一

積水

外

趙曰文子云始

始

知衆星乾遠遊令人瘦衰疾慙知餐

人老又努力加餐

飯謝靈運衰疾當在斯○楊曰曹子建沉憂今已老
又吾得行遠遊遠遊欲向之○趙曰屈原有遠遊賦

飛仙閣

土

一作出

門山行窅微徑緣秋豪

蘇曰一云徑微上秋豪○

穿雲仰視綠雲

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

結構罷行

萬

壑歌疎林

顧道之萬壑爭流

積陰帶奔濤寒月外淡

泊長風中怒號

則萬竅怒號

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

高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

蘇曰李陵人疲馬勞一日三戰。趙曰句法使苦寒行人

司馬時食

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

蘇曰吳律飢飽禁人定分非所奇欲可得也

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洪曰馬援傳吾欲使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五盤

魯曰謂棧道盤屈有五重

五盤雖去險山色佳有餘

洪曰陶潛山氣日夕佳

仰凌棧道細

洪曰道一作閣漢祖入漢中燒絕棧道

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

蘇曰宋王出遊見山

鳥自得玉斲曰此中林嶠地僻無網罟彈射宜尔盡其天年

也仲尼所謂時哉時哉宋玉此言微瀾蓋明屈平之非也

水

清反多魚

趙曰揚雄水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

好鳥不妄飛

洪曰淵明鳥倦飛而知還

南傷奔奔走趙曰

野人半巢居

洪曰禮運冬居巢居王粲居巢居知天太平時亦有巢居子巢巢居知天

寒○秦伯曰搜神記云巢居知風

喜見淳朴俗

天啓曰莊子

坦然心神

舒東郊尚格闕

洪曰費誓東郊不開○蘇曰范曾東郊金華不怠尚思格闕戰墨兩目政散民流田賦無

沒寧下心痛。趙曰指言東京之東郊安史之巨猾何時除日

東京賦巨猾間曹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朱曰曹子建成都

萬事好豈若歸五廬朱曰行客雖云樂不如早還家陶潛吾亦

愛吾廬。十朋曰李白詩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與此同意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魯曰按地里志施州清江縣絕壁無尺土趙曰謝靈運云

長風駕萬朱曰一作浪浪朱曰郭景純吞舟浮海底高浩浩自

太古朱曰古詩若若陰陽移趙曰浩浩水發危途中繁盤

繁盤道朱曰一云仰望垂線縷滑石敢誰鑿朱曰謝靈運浮梁

集相柱朱曰西京賦時遊極於梁柱陸左公形聲飛棟勢之浮

引雖旁見而其義非也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朱曰一云飛過雨

浮梁之身難行之地故曰生眩頭生風矣目眩市史心亂目眩之皆眩如見雜花之墮落頭風出經太祖讀陳琳檄章頭風自愈
頃或生風如過雨之吹皆言其地險絕而然也百年不敢料朱曰潘安仁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之趙曰劉慶吾助敢料也一隊那得取飽聞朱曰一經瞿塘瞿塘

峽足見渡大庾

朱曰大庾嶺名曰趙曰以龍門閣之險峻指言而此之也瞿塘峽在巫之下大庾嶺在虔

前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師曰瞿塘大庾險不若此閣道爲險之至庸至此

恐懼若出而數險之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

唐曰日自至節後旋長宮中以紅線量日影長至遂派一線

山晚半天赤

何曰謝反照也

蜀道多章花江間饒奇石

朱曰江淹詩嶺山名靈草海濱饒奇石

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

夢符曰上按郭美江賦迴崖正虛以騁巧孤僂登危而雍谷

清

暉回群鷗

朱曰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

暝色帶遠客

朱曰謝靈運林壑散暝色

栖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懦嬰鄭曰上錫山下不

獨凍餒迫優遊謝康樂洙曰晉謝玄暉也○修可曰謝玄暉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向

長喻等以文章貴會共爲山澤之遊詩家稱康樂乃靈運非玄暉也以南史考之謝密傳云謝暉爲韻語時大勸靈運等曰康樂賦通

度實有名家韻王籍傳云籍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台也殆無嫌色時人或謂康樂之有籍如仲尼之有丘明武陵昭王畢傳云畢與

諸王共作短句詩李謝靈運鮑高帝曰康樂放蕩作賦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崇尚簡文與湘東王書云時有微謝京樂裴鴟

臚文者抑亦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放其猶殆亦謂靈運也因是詩注以康樂爲謝玄故詩辨之云

浪陶彭澤洙曰陶潛彭澤令吾妻未自由謝爾性有適洙曰有

○師古曰謝陶輩優游放浪無所繫帶今甫未能自由止於二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柏渡鄭曰趙苦骨切

青冥寒江渡趙曰建辭振青冥而擲虹青青冥冥高遠之貌駕竹爲長橋竿濕煙

漠漠洙曰二云竹竿濕漠漠謝玄暉生煙紛漠漠江水風蕭蕭洙曰水一作水寒

連策動嬋娜

鄭曰箴測拍切壩乃了反切以可切○朱曰連竹索而爲梁謂之箴前漢而箴之无

征

衣颯飄颻急流鵝鷖散

鄭曰上博好下五壓勿○朱曰西
都蒼鵠鵠○趙曰槩璞上林賦

無後注曰以應也

絕岸鼉黿驕

魯曰鵠鵠喻舟船也
鵠喻橋梁也驕壯也

西轅自

茲異東逝不可要
高通荆門路闊會
滄海潮孤光隱

顧盼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曾前登但山椒

乃誅
又曰
川枯
壑

山頂穴遺口徑鑿登山極又集仙記北海雖青大會於山椒。十

抹廣雅曰土高四墮曰山依謝靈運賦菊散芳於山椒

1

劍門

舊曰自蜀出漢中皆自是故以門名
焉有閑道在梓潼郡東北蜀之險會

11

惟天有設險

絕乃天設險以全其封疆。孝祥曰易天險不

會公詩參取易中語以爲幽門乃天造之險也

劍閣作門天

下莊

險恍惚疾衿莫過此關也立馬久之而去

連山抱西南

石角皆北向

朱曰劍山主石皆向北如拜伏狀。趙曰此言地勢險峻而移中原自然之勢觀劍門山雖抱西

南而石角北向則有向內之義

兩崖崇墉倚

趙曰即是詩其崇如墉非崇墉言此崇國之墉以張臨云式

趙賦云崇

刻畫城郭狀

朱曰蜀郡賊金城石郭兼曰中區既麗且崇實麗威都

夫

怒臨關

朱曰一作門

百萬未可傍

朱曰蜀郡賊一人守隘萬夫莫能走中原何也

天赴趙傍

珠玉走中原

蘇曰陳涉珠玉無所走中原何也

岷峨氣淒愴

朱曰岷青城山也岷峨眉也。趙曰珠玉之於中原必若走者

或曰古之言珠玉曰無翼而飛無腰而行非謂人之所携持若飛

走也岷山在茂州之西青城山是也。岷山在成都之西南岷眉山是也。遠人困於請求而懷愴之氣見於岷峨以二山無精之慘猶

道俚倉則有情之民可知矣

三皇五帝前

蘇曰王子荆三皇五帝前事臣不可知蓋無書可攷

犬莫相放

朱曰相一云自蜀至秦方與中國通

後王尚柔遠

朱曰書柔遠能迓

貢道已喪

朱曰朱雲諸侯分權擅據割地土不便有職貢之義。趙曰跋扈者廢職貢而不可制公詩託言後王尚

柔遠而不致斥言

至今英雄人

蘇曰章邯遂使英雄之輩返相睚眦

高視見

霸王

蘇曰霸王
主況切

并吞與割據

沐曰李特送人至劍門其
四顧太息曰劉禪有此形

勢而束手於人
乎遂潛謀割據

極力不相讓

高視之問可以爲之於是或并
或吞或割據皆極

力爲之而不讓

吾將罪真宰

朱曰見前注○趙曰莊子若
有真宰存焉而不得其朕

意與鏗疊嶂

蘇曰鏗聲也○朱曰海賊鏗嶺崖之阜達○
蘇曰素益曰諸公欲鏗連疊嶂而造物復如何

○趙曰趙書
意厚義也

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朱曰成都自前漢
公孫述後漢劉備

晉李雄正建了而知什之臨皆因中原多事特險割據也○趙曰未
四句則公之忠憤之辭矣○師曰恐皆蕭宗中原未平之日偶復

爲害據之禍者是又臨風惆悵
悵而爲國家默爲之慮也

鹿頭山

彥輔曰按地理志漢
川德陽縣有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

趙曰西魏賦之言宮室曰狀迢迢以亭亭陸士衡詩願保金石

軀軀安
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

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

朱曰自秦入蜀山嶺重
復極爲險阻及下鹿頭

關東沙石成都近野千里
耕之樂乃若煙霞鶴然

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

朱曰京華

一云咸京。蒼舒曰：右按文選，張孟陽劾閭洛白，惟蜀之門，作固依鎮。是曰劾閭，登立萬仞，鄴元水無注口，劾成北去，大劾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連，故謂之劾閭。田曰：連會平蜀至綿谷，諸左校曰：山川懸遠，已盡咫尺，劍門不可開，越何計？蜀公可籌度。

及茲阻險，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

鄭曰：蜀居其切。疏曰：昔魏吳蜀三分天下，劉備據此一方，以建霸王之業，故云云。天下今一家。宋曰：書。

今天下一家。韓曰：今肅宗中興天下已一家矣。雲端失雙闕。宋曰：華關雙闕，重門洞開，又飛陞焉。雲端。

○夢符曰：右按神異記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東南面，上有騎龍有傍著闕，通曰地戶，又古樂府仙人夢聞闕正。

嵯峨，巖閣萬丈餘，公與孫遊天台賦，巖閣雲竦，以文路，登雲臺，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隱映，於高標，顓愷之啓，夢記注。

曰：天台山列嶺，闕於雲中，上有瓊樓瑤林，醞泉仙物，異。曰：雲端，祖山，根在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失雙闕，天子之闕也。祖於元聖，本紀曰：許由欲觀帝意，曰：帝正其堂，而與闕君之榮，願得矣。公詩言失雙闕者，以天下似一家，皆為巨屋，故所瞻。

斯天子之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瓦。碑曰：碑即瓦切。不復見矣。宋曰：左大。

中作蜀郡賦，江英妖靈出，載其英，模與若相如，爵若君平。有文。宋曰：玉褒，前時而秀，後賜雄令章，而挺生，揚馬馬相如。

有文。宋曰：玉褒，前時而秀，後賜雄令章，而挺生，揚馬馬相如。

一作令久傷

師曰湯馬二子皆蜀人有文章皆不顯用於漢南至此追思二子亦若已之不遭其時也何

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

高曰紆餘廣遠貌脂膏地言其肥沃也

慘澹豪俠窟

朱曰蜀都城外負銅梁於岩渠內函要害以膏腴○趙曰成都富饒之地故公指爲脂膏也豪俠窟見郭璞云京華游俠窟公交其

字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無公柱石姿論道邦國

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朱曰公謂僕射裴興公冕也言裴公爲尹尚有歲月之期

此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可以見杜公初來成都非爲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

修可以足詩子美寓意深矣淮南子曰西景垂在闕端謂之桑榆也說曰桑榆之景理無

遠昭今也日薄桑榆而其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袂則不能遠昭矣以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內也初月不

高出衆星尚爭光而俞肅宗即位未久而史思明之徒尚在也蓋肅宗於天寶之丁酉而子美乾元庚子

至成都以其時考之故知其寓意如此也○鄭曰劔南西路蜀州也

賢翳桑榆日

朱曰歸去來景翳翳以將入東觀記中之桑榆晚江淹曾是翳桑榆歲暮從所東○趙曰桑榆晚

也照我征衣裳

蘇曰團圓江上月照我征衣裳○趙曰此

我

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蘇曰曹植詩曰灼灼西隤語笑嚙今忽睽別在天一

方後會忽然莫可得也古詩曰各在天一方南亦全用又云各在天一匪觀子美詩固知爲後世史不虛語矣○劉曰成都編在西

故云天但逢新人民

宋曰曹子建不見著舊老但觀新

未

見故鄉大江東流去

宋曰謝玄暉大江流日夜

遊子去日長

宋曰短歌行去日苦

多曾城填華屋

鄭曰填防刃切定也○宋曰西都賦闔城隘郭旁流百墨曹子建生存華髮處○趙曰魯

城居起之城淮南子云崑崙山上有魯城九重華屋史記平原君傳歟血於華屋之下

季冬樹木蒼

宋曰

西都賦靈草冬榮神木叢生東京賦脩竹冬青蜀都賦寒卉冬榮高唐玄木冬榮○趙曰前於發同谷縣題下公自注云乾元二年

十二月一日自牖右赴劍南紀行而今詩云季冬樹木蒼則至成都乃是月也九祐中胡賓政守蜀作草堂詩碑引云先生至成都

月日不可考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篁

宋曰曹子建名都蓋不詳此也

年詩吹笙鼓篁○蒼舒曰右按漢志云勃瑯之間一都會也

信美無與適

宋曰王仲宣登樓賦雖信美而

非五士之留

側身望川梁

朱曰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魏文帝欲濟河無梁

鳥雀

夜各歸中原香茫茫

趙曰觀衆鳥識巢而夜歸乃思其中原故鄉之地而不得返

初月

出不高衆星尚爭光

師曰初月喻肅宗初即位衆星喻安史之徒与天子抗衡

自古有

羈旅我何苦哀傷

朱曰勅明遠古來共如此非君獨也唐長門賦衆雞鳴而愁子兮起視月之精光觀

衆星之行列分明出於東方九辨云仰明月而太息步列星而極明○師曰此乃甫自寬之辭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

得探

我

朱曰一俟甫

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

朱曰古詩歲月忽已晚

豈惟長

兒童自覺成老醜

朱曰阮籍詩朝爲美少年夕暮成羸老

常恐性坦率失

身爲杯酒

朱曰古詩失意杯酒間

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

朱曰一作人

後

朱曰前漢郭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蘇曰邢充曾謀反鄭宣折其高節挫其銳志從萬夫之後爲參御之徒

○趙曰此言喪失其身特以愛酒而已所以下有折節云昔如摧折其節血悔過之義舊注引古詩失意杯酒間非是

縱壑魚

洙曰王子淵頌如巨魚之縱大壑

今如喪家狗

洙曰孔子曰喪家之狗然若喪家之狗

無遊方戀

洙曰所遊必有方又君子遊必擇方○趙曰孔記所遊必有方言父毋在堂當不遠遊也八公已無父毋故

無此戀矣

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

意青草湖

洙曰青草湖在湖南

扁舟落吾手

蘇曰張翰曰不意吳江扁舟落吾手中

眷

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

兒敲紅旗此樂幾

洙曰一作或難朽日車隱崑崙

洙曰莊子徐無鬼若

乘日之車鳥雀噪戶牖

蘇曰徐熙養素曠坊居少至山鳥雀朝夕噪宿戶牖坐隅之間

波濤未

足慰三峽徒雷吼

洙曰七發將以八月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儔乎廣陵之曲江又云雷聞

百里行水逆流海水上潮波湧而儔旋混屈屈屈如雷吼故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所憂盜賊

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

洙曰黃屋天子也○趙

曰上蕃陷京師代宗出狩而地遠所未知也

終作適荆蠻

洙曰王仲宣十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溝患

拍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留

安排用莊叟待終歟順故安排

趙曰莊子安排化

去乃入于寥天一

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揚帆采石華

挂席拾海月趙曰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挂席而上

說題云南斗吳地也東皇之廟隨雲而拜之南斗之地排席而上

之非商吳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蘇曰韓斐先李定

曰因風示信慰我跋仰定

曰有使即寄書以通安堵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

魯曰詩云終窶且貧窶賤也

筋力豈能及

趙曰使老者不以筋力爲

禮征途乃

朱曰一作復

侵星

朱曰鮑明遠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

得使諸病

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裝遂徒旅鄭曰飯昌六切○魯曰顓

延年詩改服飭徒旅○修可曰張平子思玄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徽裝注傲始也

達曙陵險澁

朱曰潘正叔世故尚未夷峻函方險澁

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

唐曰江爲山所

激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

鄭曰陟立切○趙曰詩繫之維之

汀洲稍

踈散

何曰岸行坦夷也

風景開快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

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徒更灑楊朱

泣

銖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哭揚朱泣多歧○師曰南遭窮途至於東西南北了無定居安免揚朱之揮淚邪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魯曰地理志通泉縣

在梓州東南北三十里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謗號沈家坑甫至此覽眺愛其山水而有是作

溪衣行自濕亭午氣始散

銖曰天台賦羲和亭午遊氣高褰

冬溫蚊蚋

在人遠鳬鴨亂

高曰行高曰行

登頓生曾陰

銖曰江文通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

生欹傾出高岸驛樓襄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

麗

銖曰劉公幹綺麗不可忘○魯曰所謂沈家坑也

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

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

修可曰孔子嘆鳳泣麟皆傷時也

去國同王粲

謝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避地荊州後爲魏侍中在荊州日嘗思
歸因登樓作賦○趙曰王粲漢獻帝西遷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
劉表其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
蠻○師曰昔魏王粲去國來依劉表甫去杜鄩而游蜀豈不同王
粲之去國乎
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

朱曰時盜賊縱橫政役煩重而民不

安居也

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

歸意速

趙曰此言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意速不復數之矣

秋花錦石誰復

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朱曰賢者避地趙曰公以九

月自梓往閬至十一月而復歸梓

發劉郎浦

鮑曰先主納吳女麋也呂溫詩云吳蜀成

婚此水得真珠步障慳黃金誰將一女輕

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鄭曰在荊州○宋曰浦屬涪州南擬下峽過衡陽有此作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

夢符曰右坡江陵圖經劉郎浦左石

首縣浦或作伏○趙曰自公安縣欲往岳州所經行之處○孫曰亭高貌謂曰正高也

舟中無日不沙

塵岸上空村盡豺虎

洪曰言多盜賊也○趙曰張孟陽云盜賊如豺虎

十日北

風風未回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

青鞋歸去來

趙曰雖在江湖厭與漁人為伴乃欲深藏高隱矣○沈曰黃帽乃簪冠青鞋乃芒鞋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不敢繫

洪曰飄暴風也○趙曰莊子曰泛乎北石不繫之舟風而不繫則流蕩矣

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

噦缺月殊未生

洪曰缺殘也

青燈死分翳

洪曰青言無光也

窮途

多俊異亂世少恩惠

洪曰以世亂故恩惠少而窮多俊異也趙曰俊異之士在窮途則膏澤不下於

民而亂世少家其因恩惠即非是亂世少恩惠以致俊異之窮舊注非

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

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洙曰聖人作易與民同憂患也其言象皆示於彖繫。趙

曰作易皆具有憂患乎。山曰分賢半情也。青灯言無光也。窮途多險異言俊異之士多困於窮賤而遇跡多取富貴也。亂世少恩惠言賦役橫出而民不蒙其澤也。草草勞兒卒歲謂終歲勤勤斯文之家患餘言彖繫之作在仲尼不遇之日自古文士多因憂患中而作文甫是詩之作盡亦憤懣而有所激耳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

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

洙曰網罟先王所以養民也而後王反以為業賦故所以平民也而後世反以害民。趙曰鳥數出求食所以自斂魚休皆不獨驚所以求活而小民利之網羅其鳥罟罟其魚害物之生成此公碧反傷前王之設法也易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舊注非

藻牂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捐讓崩迫開其情

洙曰以干戈未寧故崩迫而情傷目開。趙曰開收此情據於終日征行之間。師曰歌者為商旅哭者為征夫行邁有期程言陸行有

隼定也孤舟似昨日言水行不覓進惜魚亦獨驚言橫政猶加乎
幽素之地網罟先王所以養民後世反以此而害物賦歛所以平
民而後世反以此而肆暴皆暴非不茂也征執
終日委轉所以不能遂性微物尚然況百姓乎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

朱曰南岳衡山也湘流湘江也

和風引桂楫

趙曰梁元帝烏鵲曲云沙棠作船桂爲楫

春日漲雲岑回首過津口而多風

樹林

朱曰楓木名○趙曰元籍鍾嶸詩云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舊注云楓木名大誤矣

白魚困

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恨通塞惻隱仁者心

通塞難微

不足道而仁者於物每則隱其困寒矣○師曰南岳衡山湘江已遠故衡山曰近甫從衡州也遷取衡州故云自茲近楚岸多楓林

迴道言水道回環魚鳥皆有生者也鳥喧嘉音而魚困密網或成通亦猶人有幸有不幸此所以惻仁者之心也

公左餘

不盡酒膝有無聲琴瑟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朱曰

毛君子故獨開襟而已○修可以即陶淵明有琴而無絃也王仲宣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

次空靈岸

鄭曰空靈當作空於鄴元水經湘水縣有空於岸十道四番志云湘水空於湘

云法逆素浪

鄭曰云音雲

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

所歷妙空靈霞石峻楓枯

宋曰一作枯

鄭隱奔峭曰

奔奔流也峭者峭也○趙曰謝靈運云徒旅苦奔峭李善注

云奔峭子曰奔峭者必陀許慎曰陀落也○奔奔亦落之義

青

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

宋曰爲山崇峻故偏照也○蘇曰陳嬪妃白日照然亦偏照之類

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嘯

師曰逆素浪言適流也長清嘯言去巴蜀之阻漸入寬平之鄉

括乃括拍也奔奔奔奔謂峯峭白日亦偏照言幽壑互爲

日所出沒府至此意其景物佳欲託居焉故曰終焉託長嘯

瘴未足憂丘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恥爲達人誚迴

帆觀賞延佳處領其要

宿花石戍鄭曰鄧慎思云在峽州鳳臺子以謂此詩在潭衡之間作謂在巴峽非也十道志潭

川湘潭縣北二十里有錦石區疑花石即錦石

午辭空靈巖多得花石茂

朱曰空靈在歸州花石茂屬陝州。鮑曰唐志潭川長沙有花

石茂舊注云峽州之支也。夢符曰右按歸州圖經空輪峽東西一

四里在峽州東陵縣界山經云江水壅壅東逕宜昌縣之神靈下

鄺道元曰江之左岸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過棲有一火

燼插在崖間望見長數尺父老傳云昔洪水時人泊舟崖側以薪

燼掩之至今在焉十道志云歸州有空輪峽又有大注

水茫之崖產花紋石土人採爲硯空靈當作空輪

水 珠曰一作山自白狗峽至 木雜今古樹地蒸南風盛春

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理

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

罷音疲。珠曰罷人言民困於 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

征役而罷撤不在村不安居也 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

王命之所及者 天楚蜀而已。夢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史倚相誦祈招之詩曰

祈招之愔愔六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 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

朱曰懷下情不上達也。趙曰山東之河北也。吏史

吏史

之氣唯吳楚知所尊王命故欲扣君門而爲之減征賦也○師曰
開闢水言天地開闢已來有此峽水非禹之所鑿也四時多南風
其地秦熱宋王九辨皇天分平四時兮篇獨悲此稟然白露既下
降百草兮條離披此梧楸四序平分寒暑自有節何此地之氣
差互乎乃知天地造化治亂之理亦無常數也盤藤輪言藤葛盤
結如車輪罷人言民困於賦役通竄而不安居也下令咸征賦言
無人以重斂請於
君傳賦以恤民也

早發

有求常自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

趙曰以前文自任衆所共知而朋
友故舊之多自是驅馳頻併矣
早行篙師怠席挂風不正
也風不正不順風
昔人戒垂堂
朱曰謂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
今則奚

奔命
修可曰傳云
一歲七奔命
壽翻黑蛟躍日出黃霞映
朱曰鮑
明遠詩

沙樹黃雲移
浪揚白鷗
煩促瘴豈侵顏倚睡未醒
朱曰未一作還
朱曰醒一作還

切僕夫問盥櫛暮顏
朱曰一
硯青鏡
鄭曰硯他典切○朱
白暮裏也硯耀也言

暮顏裴醜有媿於對鏡也

隨意簪葛巾仰歎林花盛側聞夜來寇

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

干請傷直性

求於人也

薇

蔽餓首陽

陽山下采薇而食之遂至餓死也

粟馬資

歷聘

六國以粟馬

賤子欲適從疑悞此二柄

柄謂采

薇及歷聘也

○師曰無求則無慮凡有求者不免有憂文所以明道泥於文者亦吾之病君子以文會友以此故多朋友也曠促障

豈侵言迫於煩熱豈不為瘴毒所傷乎顏荷雖未醒為早行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藁秦張儀資六國以歷聘此二柄者一

出一處使人疑悞今甫欲從其一故云賤子欲適從適音的主也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

珠曰參錯雲石互相雜然也

坡陀風濤壯

珠曰坡陀風浪也

○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

晚洲適知名

梅曰晚洲非素有名因于美而名彰也

秀

色固異狀

狀不一也

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

大觀曰變

據

錄曰安史亂後天下裂爲藩鎮賦不上供如割據焉○趙曰天下節度稍自威重如一方之割據

輕權絕紀

綱軍州體不一

錄曰各自爲政也

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

於圓鑿方

錄曰九辨云圓鑿而方枘者吾固知其鉅鑄而難入○趙曰苦節指崔暉也按唐史以士行修謹聞大曆

中爲湖南觀察使將使寬施不奉法少以禮法繩之

寡妻從爲郡元者安短墻趙曰言寡

妻平日遭擾自從岸太守爲郡之後如瓦足者之安堵牆之下不復驚動也

凋弊惜邦本錄曰惜民之凋弊也

哀矜存事常

趙曰言不妄刑罰哀矜其

旌麾非其任錄曰言非其人

也府庫實過防

錄曰故

恕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

裨恨酒空卒伍單衣裳

錄曰厚曰奉養而不恤軍旅也○趙曰唯之修謹既如上所云然於是委

以蒞麾之任則悉其人防於府庫之費而吝於賜予又

元惡迷

是似聚謀洩康莊

夢符曰石按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

藏珍也以兵殺崔暉遠屬潭州云聚謀而伐於偏側則公然不顯矣

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

殃

宋曰代宗時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帥崔權王國良因之而反

烈火發中夜高煙燹上蒼

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

宋曰沅湘二水名沅在象郡湘即湘水

福善理

顛倒明徵天莽茫

宋曰九歌令沅湘子無波所籍曠野奔茫

定保令以崔帥之謹而被僞則福善之理豈不顛倒明證於天豈不莽茫乎

銷魂避飛鏑累足穿

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

宋曰言避亂奔走危窘如穿豺狼間行也

乱如忍棘刺手足胼胝而成瘡

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

暮年慙激昂

宋曰幸於免患也

蕭條向水陸旧沒隨漁商報主

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

報主病不可入朝故不免委身薄俗鬱鬱回剛腸而已

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

謝靈運遊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趙曰札記善持問者如撞鐘疏云春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擊鐘每一春而爲一春然後足

其声也今公惜字以言其行之悠悠如鐘声一春一谷未便盡也

片帆在柳岸

宋曰柳地名○鄭曰柳丑

林功桂

通郭前衡陽

朱曰衡州也

華表雲鳥埤

鄭曰賓

名園

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

趙曰三代世表會旗亭下注市樓也立旗於上

故名旗亭 吳賦云抗旗亭之曉 薛烽櫓者設烽櫓於櫓也 櫓者城上守禦望遠樓櫓者城下之樓也

中有古刺

史朱曰言其愛民蒞事如古之刺史

盛才冠巖廊

趙曰祖出武帝制曰巖廊之上 文頴注曰殿下

小屋

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

趙曰言刺史乃柱石之臣獨坐御史也風霜則御史

之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

珠曰公自言得侍御史如問瓊樹然陸士衡四坐咸同志

羽觴不可算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注羽觴謂其置鳥羽於觴以急飲也 余曰晉東晉傳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哲曰昔周公

城洛邑因流水以凡酒筵詩云羽觴隨波蓋言觴輕如鳥羽之飛也原叔謂鳥羽於觴以急飲恐非也

無謂再續

纔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

珠曰前漢游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

傳東討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事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爲一敵國云

馬卿四

賦良

朱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子虛上林賦哀二世賦大人賦並載漢史傳

門闌蘇生在

珠曰蘇生

待衛

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

朱曰末

判史也○趙曰劇白馬卿以比判史白起以比蘇渙公自注蘇生侍御交則更在崔公異之幕而其入勇銳故用白起以比其爲將

公於末章自注云聞崔侍御乞師于洪府帥已至表川比此所謂問罪凱歌者中富形勢則以兵之形勢精強也

期必掃蚊蚋焉能當

趙曰氣埃蚊蚋以比臧貶也

橘

朱曰一作橘

井舊地

宅仙山引舟航

朱曰見橘井尚高寨注見蓬萊如可到注○趙曰橘井在邠州神仙傳蘇耽將仙謂其母

曰以庭前橘葉神使病者以井水服病即愈仙山則指言蘇仙所嶺山公謀欲往邠故云引舟航也

炎暑○趙曰此指言邠州矣公詩意曰邠州頗涼

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

朱曰言親刺史之德而亡

橘井尚涼清舊注所引却是衡州又無比德之意

諸舅剖符

近

朱曰言諸舅皆作郡○趙曰公詩每以崔姓爲舅豈剖符爲刺史乃崔侍御異者乎

開緘書札光嶺

繫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摠外家養

朱曰陳書江摠字

于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勳名重當時多所鍾愛常謂摠曰尔操行殊異神彩英秀後之知名當出吾右

謝安

乘興長

朱曰謝安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无與世意常往臨安山坐石室臨看谷悠然嘆曰此亦伯

夷何遠

又與孫綽等汎海吟嘯自若

下派匪珠玉擇木羞鷺

凰

朱曰下流自言也言已非珍異然得所託也○趙曰公自謙其爲人持下流耳非是珠玉之珍也○傳曰窮猿投林豈經擇木公

之意自謙其不暇擇木非若鷺

凰非梧桐不栖故孟鷺凰也

我師嵇叔夜

朱曰嵇叔夜含垢匿瑕也○

趙曰公自言其放曠懶散如嵇康

世賢張子房

朱曰波祿張勸○趙曰柴荆公自有注以美張勸也○柴荆

既樂土

趙曰言柳州也

鵬路觀翱翔

朱曰寄居樂土當日觀刺史爲朝廷拔用也○趙曰觀則所以

指衡州刺史矣鵬路莊子云九万里者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

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

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鄭曰耒陽衡州

屬縣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列女家風流吾賢紹

朱曰尺素書也史刺客傳聶政殺韓相自死其姊盟伏尸哭極哀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期翰林後屈跡縣邑小

朱曰言許之才宜在翰林而反屈跡縣邑○趙曰蔡伯也本前朝作前朝其說是豈聶之父或祖當任翰林之職乎知我

礙湍濤半旬獲浩演趙曰演以治坎大水貌也麾下殺

元戎湖邊有飛旄朱曰潭州職玠殺其帥崔權子美醉亂而往衡州故也飛旄素旄也庾公上武昌出

石頭百姓看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翻翻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引素旄素旄乃使尋亡也○趙曰即臧玠殺衛瓘也崔瑗所

引庾公事非飛旄字所出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

驚猿猿捷仰羨鶴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朱曰

張平子鬱鬱不得志詩憂心悄悄獨蜀都賦猿猿騰希而敏捷又置酒高堂醵以醪清醪管子建亥羊宰肥牛言醪以肥羊清醪乃見於

禮也○鄭曰醪普酒切酒清曰醪○修可曰曹子建七啓云乃有春醪酒康侯所管楊雄酒賦云其味有恒城醪醪蒼梧醪清酒也

杜詩一本依清標故兩載之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禮過宰肥

羊言聶令待遇厚故也○夢符曰右按揚雄酒賦曰其味有且城

醪體蒼梧醪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醪夏成酒經曰空桑穢給醪以

糗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蒸甜醪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

也又按張平子南郡酒別九醪其

人非西喻蜀宋曰唐蒙通夜

醪十旬兼清醪數每寸浮蟻若萍

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

與在北坑趙

作傲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也

與在北坑趙

朱曰秦將白起破趙四十

餘萬軍遂降秦起悉坑之

方行柳岸靜未話長沙擾宋曰

玠殺崔確長沙擾亂也○趙曰公自注甚明按唐史大曆

五年夏四月八日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觀察使崔確

崔師乞

已至澧卒用矜少

鄭曰澧里第

問罪消息真開顏趙亭

召宋曰聞崔侍御興乞師于洪州師已至袁州北

為晉安王長史武帝敕王曰孔休原人倫儀表當師事之兼謏善

人倫風望許聶宰以人倫之表言聶才宜在翰林而反屈跡小

知我礙端濤以甬阻水也浩蒸水大貌麾下殺元戎指臧玠殺崔

藿也飛旋言藿之喪揚素旌也甫避亂衡州屬江漲不得去故云

孤舟增辭辭後操善跳擲鵲鵲善飛翔甬阻水恨不能如猿猴與

鵲鵲也鵲鵲也曹子建七啓云乃有春清醪酒康狄所營注醪正

妙坊青匹色揚雄酒賦云蒼梧醴清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禮
過卒肥羊言所令待遇之厚也唐蒙通夜郎發巴蜀吏卒巴蜀
大驚上聞之使司馬相如作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秦符白起
破趙四十餘萬軍悉坑之南意謂臧所之徒不可以言喻之耳若
趙卒坑之故云與在北坑趙邯鄲岸靜論衡州無恙長沙援指玠之
亂崔異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揚子彬將士又自澧州達長
沙故甫得以開顏
而喜叛徒見擒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一